

西
书
译
林

文学与人生札记

〔英〕康拉德著
金筑云 姚媛 张



西 书 译 林

T561.65

3

中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英〕康拉德著 金筑云 姚媛 张宜林译 孙淑强校

文学与人生札记

中国文学出版社

· 西 书 译 林 ·



文学与人生札记

〔英〕康拉德著 金筑云 姚媛 张宜林译 孙淑强校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人生札记/(英)康拉德著;金筑云等译.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11

(西书译林. 第1辑)

ISBN 7-5071-0585-7

I. 文… II. ①康…②金…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080 号

特约编辑:舒 炜

责任编辑:文 钊

装帧设计:罗 洪

文学与人生札记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170 千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1-0585-7/I·541

定价:15.00 元

作者按语

我不知道是否该为本集子表示歉意,因为它更多是谈论人生,而不是评点文墨。本书旨在引起思路清晰的读者的兴趣。坦率地说,编这本集子的过程是一个整理的过程,就事物本质而言,这样做不应被认为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事实上我自己想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感觉,与考虑收集在书中短小(然而完整的)文章是否有价值无关。当然也不妨这么说,我拿起了一把扫帚扫了扫,却未多加评论。这肯定是一种整理方式。

然而指望我把这些材料当作可丢弃的垃圾的话,那就太过分了。所有这些材料在我的人生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我说不上它们中哪一篇是否值得收集,而后放在书架上,或收集在本集中。坦率地说,我不想让自己的脑子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担心这样做会陷入一种伤害自己感情的思绪中去。因为不管别人如何评价展示出来的这些文章,它们却

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文章作者的性格。

掸掉灰尘后,这些文章就展现在这里了。掸净灰尘是该做的一件事。但文章决未润色过。它们包括了1898年至1920年(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中)所写的文章,很单薄的一本册子,却真实反映了我坦诚的观点:康拉德的文学观,康拉德的政治态度、康拉德回忆录、康拉德的有争议的观点。是的,确实如此。这是一台独脚戏。不过,它真是一台独脚戏吗?

在那些已随岁月消逝的人物世事中,惟一找不到的则是康拉德那付闲散的样子,一付天生无能、穿着晨衣的悠闲样子!不,决不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是否敢像某位南美将官那样夸海口。他常说,没有一次战争的非常时期或和平时期的紧急时刻人们会发现他“没穿靴子”仓促上阵。但我可以这样说,每当本书中提及的各种期刊召唤我出来吹响我个人观点的号角,或用笛子吹出一段追忆往事的忧怨曲子时,我总是先把靴子穿上,准备就绪。天晓得,我根本不想这样做。主要是这些杂志编辑出于善意让我这样做的。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还有部分原因是行贿。没错,是行贿!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从不装出自己比邻街的人或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人更为高尚!

本集子(包括这些令人难堪的引言)差不多就是我在公众面前穿着随意的样子。如果它让人们看到仅是我背部的局部情景:沾点灰尘(经过整理后),有些驼背,而且正向世

界告退,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我本人。这倒不是因厌倦或愤世,而是有其他无可奈何的理由:树叶凋落,河水流逝,时钟在威严无情地发出令人心悸的滴答声,想必你在自己家中大厅里听到时钟滴答声,也有相同感觉。正是因为这些理由,别无其他原因,这个背影正在隐退。本集子给人们提供看清背影的又一视角,甚至对我自己也是如此。

本集子中称之为“文学”的部分其意义不解自明,无需装腔作势地说它有存在的理由。除了特拉普派^①寺院外,我深信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书信这部分除了要求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为自己作任何辩护。我斗胆简称为“人生”的这一部分也许通过各类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真挚感情就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真挚的感情恰恰是“人生”部分各类文章的创作源泉。由于这些文章涉及许多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密切相关的事件,它们就起到了路标的作用,指出在各种交叉路口我的思绪不得不遵循的方向。若有人察觉这种选择的一致性,这正好说明理智与这种选择无关。不论对错,直觉本身始终不变。这一点更深刻地增加了直觉本身固有的神秘性。乍看起来,这些文章可能表达的理智性仅仅是文字排列的结果,从中可能发现的逻辑性也仅仅是语言的逻辑性。然而我无需为此多言。会有很多十分精明的人能看出这些文章欠缺智慧。但我深信人

①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特拉普派。此派强调缄口苦修。

类的同情心,从而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质疑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真挚性。不管我可能遭受到什么样的误会,我却不会误解本书中已作过的评论的各种事件的实质。我可能会错判它们的重要性。但对于这类错误人们往往会有所宽容。

本集中惟一一篇未发表过的文章是《波兰问题摘记》。原是应一朋友要求而作,但不公开发表。文中“摄政政体”思想源自于我对波兰形势严峻性的强烈感受,是在当时实际局势下形成的。时间是在罗马尼亚参战前一个月。坦率地说,虽然我早已看到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阴影,我却不能让我的疑虑妨碍并毁坏我写作计划的构想。我仍然认为这项计划是有意义的。尽管必定有人会指责实现这项计划的把握性不大,又易于招致攻击和指责。但我的目标很实际:我必须谨慎考虑百姓的先入之见。文章要以含蓄方式写给他们看,对他们不合常理的希望也以同样方式处理。他们的希望无理可言。可有谁去告诉他们这一点呢?我是说有谁这么明智,而又令人信服地去指出他们的见解浅薄呢?整个形势受幻想所毒害。这些幻想与其说虚假,不如说完全不可能实现更为恰当。这些幻想也产生于种种莫明的、未公开承认的恐惧。这样更增加其影响力。至于我自己,内心自然忐忑不安。因此我小心翼翼不提及这些性质。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文章未经阅读就已被弃之如敝屣。然而我又不得不记住,不现实的幻想有时意想不到竟会发生,令人困

惑,还常使人心碎。

至于其它文章,无需多言,它们仍保持原来面目。我现在已是个铁了心的罪人,不会为无足轻重的轻率感到惭愧。说到出现在本集子的轻率言论,我认为所有与自己过不去的罪人都应该得到宽容。

写于 1920 年



62/海的故事	《展望》
68/马来亚的观察员	《学会》
72/快乐的漫游者	《每日邮报》
78/后世	《每日邮报》
84/努力奋进	《每日邮报》
90/剧本审查员	《每日邮报》

第二部分 人 生

99/独裁与战争	《双周评论》
133/瓜分的罪行	《双周评论》
152/波兰问题摘记	
160/重访波兰	《每日快讯》



1 / 作者按语

第一部分 文学

- 3 / 书 《讲演者》
12 / 亨利·詹姆斯 《北美评论》
22 / 阿尔封斯·都德 《展望》
28 / 居伊·德·莫泊桑
37 / 阿纳托尔·法朗士
..... (I) 《讲演者》(II) 《英国评论》
52 / 屠格涅夫
57 / 斯蒂芬·克兰：一则无日期的札记
..... 《伦敦信使》

PA 6 7 / 6 c



197/头条新闻	《觉醒》
203/干得好	《记事日报》
220/传统	《每日邮报》
229/信心	《金色每日邮报》
237/飞行	《新手》
242/有感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英国评论》
260/关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令人钦佩 的调查的几个方面	《英国评论》
280/保护远洋邮轮	《伦敦插图新闻》
292/一个友好的地方	《每日邮报》
296/约瑟夫·康拉德生平	
301/译后记	

第一部分

文 学

书

(1905 年)

I

“我从未读过这位作家的书，即使读过，也已遗忘它们的内容。”

据说在近百年前，我们当中有位地方法院的法官公开说过这番话。出自市政官员之口的这番话比其他人说的话显得更为严肃而有意义。因为他们，而不是其他政府官员，代表了我们的社区百姓的智慧、气质、感情和美德。为了永恒的正义（及最近的友谊），我必须立即说明这种概括不适用于美利坚合众国。因为在美国，如果人们可以相信他们的每日电讯及周报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那种无奈的愤怒的话，那么，那里的绝大多数市政府官

员似乎是一伙肆无忌惮的盗贼。不过，这只是顺便提及而已。我关注的仍是一个伟大而富裕的社区所发出的，能体现百姓气质和智慧的宣传，而且它是出自于一位显然无所畏惧，也无责备之感的法官之口。

我承认我喜欢他谨慎从事的性格。“我没读过这些书。”说过后他又立即补充道：“即使读过，也已遗忘。”这么说显示他绝顶谨慎。我喜欢他这种作风：从不故作，而且表现出一种勇敢坦然的真诚。作为一则报道短文，这样的宣言易于读懂，且不难让人相信。有许多书没有人读过，还有更多的书则被人遗忘。作为一则公民的演讲，这一宣言效果卓著，因为估计它会迎合大众的口味，并清楚地反映出各种各样的健忘形式。此外，它在促使人们产生一连串思绪的同时，还具有激起人们某种微妙情感的力量——我们还能期待人类的演讲会产生出比这更巨大更强烈的力量来吗？正是这则宣言的顺理成章，令人感到十分欣喜。因为对一位严肃的市政府法官大人来说，忘掉他多年前，也许是在鲁莽的年轻时代所读过的书的内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里所议论的书是小说，或者无论如何也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的那些书。因此我也谨慎从事（效仿我的光辉榜样）。因为要无所畏惧，又想要尽量保持无责难之意的话，我就立即承认我没读过这些书。

我本人没读过这些书，而且在成千上万据说已读过

这些书的人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位有本事把问题解释清楚，以至于能给我连贯地叙述这些书的内容。然而，它们是书，属于人类财富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在它们纷至沓来，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就值得人们的关注、仰慕和怜悯。

特别是怜悯，早就有人说过书有自己的命运。它们有，而且与人的命运极其相似。它们与我们对耻辱和荣誉、严厉的审判和愚蠢的迫害、对诽谤和误解均持严格的审视态度；对不应得的成功感到羞愧。在所有无生命的物体中，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中，书离我们最近，因为它们包含了我们的真实思想、我们的志向、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幻想、我们对真理的忠诚，以及我们总是易于犯错误的倾向。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和我们一样难于牢靠地掌握自己的生命。按照建桥技术规则所建成的桥梁必定有一段漫长而牢靠的使用期限。然而，与建桥一样精心写成的一本书却有可能在诞生的那一天就悄然夭折了。创作书的技艺仅能使它们的生存稍纵即逝。因内心骚动，灵感，以及人类的虚荣心触发而写成的书，亦即缪斯最喜爱的那些书比其他书更容易受到早逝的威胁。有时它们的缺点能挽救它们的生命。有时，所见的某个书市，用一句高尚的话来说，没有独特的灵魂。很显然，这种书是不会消亡的，它只会逐渐破裂粉碎，最终变成尘土。而从人类的同情与记忆中汲取精华

而写成的佳作却濒临消亡的边缘。因为人类的记性不好，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他们的同情心只是一种无原则的，忽冷忽热、变化无常的情感。

对我们的书来说，在艺术的准则中找不到它永生的秘诀，就像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在已开好的一大堆药物中不能发现永生的秘诀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有些书不值得延续其生命，而是因为艺术的准则依赖于种种可变的、不稳定的以及不可信赖的事物；它还依赖于人类的同情心、偏见；依赖于人的爱和憎、道德观、礼节、信仰和各种学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可摧毁，却常改变其形式，并常发生在短暂的一代人身上。

II

在所有的书当中，小说，即缪斯喜欢的类型，就特别需要我们的怜惜。小说家的艺术技巧很简单。同时它又是一切创造性艺术中最令人困惑，最容易被其仆人、追随者因顾虑重重而搞得晦涩不明的技巧。也就是这种技巧非常肯定地将使艺术家心力交瘁。总之除了有天赋的人之外，创造一个世界可不是件小事。事实上，每位小说家一开始都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论大小都必须是他心中所向往的。因此这个世界脱离他头脑中的形象是创造不出来的。它注定会保留其独特的个性并带有几分神秘感，然而必须与他的读者所熟悉的